

本城风物

安阳甲骨，文明的初心印记

□卢书兵

还未走近，中国文字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殿宇便从辽阔的天际线下迎面扑来。它不似故宫的巍峨，也不同于寻常楼阁的纤巧，而是一种浑然的、古鼎般的沉静。日光流淌在仿殷商宫阙的四阿重屋式屋顶上，漾开一圈毛茸茸的光晕。我忽然觉得，自己像是一个从远方跋涉而来的朝贡者，正走向一座精神的宗庙。

跨过那高大的门阙，仿佛一步踏入了三千年历史深处，外界的车马喧嚣霎时被隔绝得干干净净。馆内是幽暗的，一种近乎于黄昏的神圣的幽暗，只有一束束光从巧妙的角度投下，恰好照亮那些躺在玻璃展柜里的龟甲与兽骨。我俯下身，凑得极近，仿佛听到了那冰凉玻璃下传来的远古的呼吸。

那些刻痕，是如此的瘦硬、稚拙，又

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决绝。它们不像是书写出来的，更像是用尽了全身气力，将一个个灵魂钉进这坚硬的骨骼里。“祝”字，像跪坐于地面的人张开口向上天祷告的样子；“舞”字如祭祀之人手持两个牛尾状的道具起舞……这些线条与其说是符号，不如说是一幅幅浓缩了的生存图景，是先民们与天地万物、与内心悲欢猝然相遇时所迸发出的最原始的电光石火。

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块残破的龟甲上，上面刻着几行卜辞，是关于一场祭祀的。那文字是冷静的，可我透过那冷静的笔画，却仿佛看见了熊熊的烈火，闻到了青铜礼器中飘出的肉香，听见了巫祝那拖长了音调、沟通天人的吟唱。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！人们对自然充满敬畏，对命运满怀恐惧，便将这所有的敬畏与疑虑都托付给了这些刻在甲骨上的纤细痕迹。每一个字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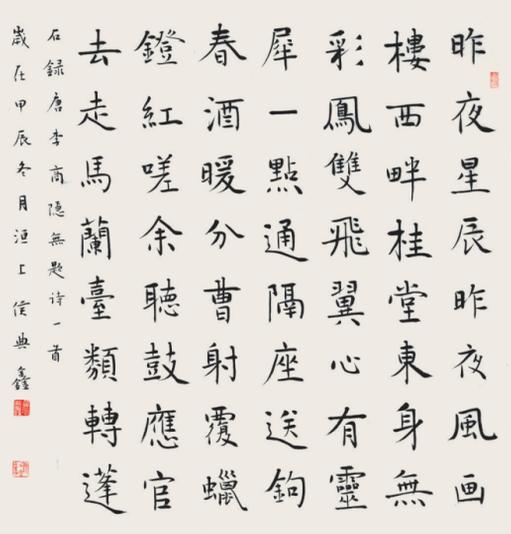
重若千钧，因为它承载的是一个族群对未知的全部叩问与希冀。

从甲骨文到金文，再到小篆、隶书、楷书……展厅的灯光渐次明亮起来，历史的脉络也愈发清晰。我仿佛看见文字的河流从安阳这片土地上发源，起初是涓涓细流，在岩石间磕磕绊绊；继而汇入青铜的洪冲，声音变得雄浑而庄严；再后来奔流到竹简与缣帛的平原上，身姿变得流畅而飘逸；最终涌入纸张的汪洋，变得从容而规范，浩浩汤汤，直至今日。

这流动，并非只是形体的变迁，更是一种精神的气韵贯穿始终。那甲骨文里的敬畏，金文里的威仪，隶书里的朴拙，行草里的不羁，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不同年岁里的眉目与神情。外在的容貌会变，但骨血里的那份坚韧、那份对美的执着、那份渴望将瞬间凝固为永恒的冲动却从未改变。

走出博物馆，已是日影西斜。回头再望，那巨大的字坊在夕照中化作一个深色的剪影，宛如青铜铸就的巨首，正低垂沉思。我来时，带着几分学术的考察之心；去时，却满怀情感的潮涌。

安阳这片土地，沉睡着古老的王朝，也保育着我们文明的根芽。那些被深埋地下数千年的甲骨，与其说是历史的遗物，不如说是种子。它们在黑暗与寂静中耐心地等待，只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刻，向我们这些或许已有些迷失的现代人展示生命最初的模样。这博物馆，便是一座巨大的属于我们全体中国人的“仓颉造字台”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无论走得多远，飞得有多高，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由文字结成的脐带，将我们与这片古老的充满灵性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那文化的血脉仍在其中汨汨流淌，从未断绝。



□侯典鑫 书

心香一瓣

□刘玉海

时光的脚步匆匆，又行至岁末的节点，新一年的到来，宛如一首悠扬而热烈的序曲，在天空中悄然奏响。

回首这一年，欢笑与泪水、拼搏与

跨年

收获，都如繁星点点，镶嵌在岁月的长河里。它们仿佛都化作了轻柔的风、洁白的雪，带着感慨，亦带着释然。

街头巷尾，霓虹闪烁，像在与旧年告别，又像在热情欢迎新年的莅临。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别样的光彩，怀揣着憧

憬，聚集在街头广场，等待那跨年钟声的敲响。

当倒计时的呼喊声响起，每一声都似在叩问时光，每一句都满含着对未来的期待。钟声终于回荡在耳畔，如同古老而庄重的宣告，旧年就此别过，新年

欣然登场。

我们在这跨年的瞬间，仿佛站在了时光的交接处，一端系着过往的故事，一端连着未知的旅程。让我们张开双臂，拥抱这新的一年，带着满满的希望，去续写崭新的锦绣篇章。

故乡星辰

□李亚运

每次看到老家下雪的新闻，还有妈妈发来的雪花飘落视频，我的思绪总会倏忽飞回二三十年前——县西街的路面铺满雪，我扛着铁锹，绕过几个闭着眼都能摸清的巷弄，路上碰见几个同伴，一起跑进实验小学敞开的旧大门，操场中间的合欢树早已裹上白袄，在小伙伴们的欢叫声里，雪仗先热热闹闹开了场。

我们蹲在合欢树下堆雪人，煤球嵌成亮闪闪的眼，红砖块儿嵌出翘翘的

实小的雪，藏着旧巷的甜

鼻，碎布拼出咧开的嘴，新买的毛线帽子歪扣在头顶，棉耳罩耷拉着晃，先让雪人稳稳站定，再斜插一把扫帚当胳膊，让它神气地立在树下，守着满操场的热闹。

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，冻红的手搓着雪球偷袭，笑声撞在合欢树的枝丫上，碎成满操场的脆响。

教室门口的老师微笑着站立，喊我们别摔着，却又看着雪团在我们之间飞来飞去。

雪化后的巷弄里，胶鞋陷进软泥

中，鞋帮蹭满泥渍，踮着脚往家走时，总忍不住回头望操场，惦记着明天雪会不会再落，能不能再扛着铁锹和伙伴们堆个更大的雪人，再在合欢树下打一场酣畅的雪仗。

后来，拆迁的轰鸣声漫过巷口，县西街被埋进新土，文峰中路“切”开了老城，实验小学的新门对着我们家家属院，一街之隔的距离，却再也寻不到旧巷的霜痕。

合欢树枯了，像再也堆不起来的雪人，毕业那天喊的“再见”被车流与时光淹没，那些喊着“明天见”的伙伴散进了

茫茫人海。如今，隔着千里南风，安阳的雪飘在屏幕上，我伸手去接，只触到一片凉。

那些扛着铁锹的清晨，雪仗里的笑声，泥泞里的胶鞋，合欢树下憨态的雪人，还有教室门口老师含笑的眼，都成了实验小学捂不化的甜。

当年老师站在门口含笑看我们疯闹的模样，就像此刻的我想起旧时光时忍不住翘起嘴角。那句没说透的“以后再一起堆雪人”，被岁月酿成了沉甸甸的想念。

故乡的云

□杨伏全

阔别故乡已四十八载，虽偶有归途，却总步履匆匆，竟无暇踏足那间老屋。

今年11月，乡愁如藤蔓般疯长，缠得人寝食难安，索性约上万红、泉心与徐佩三位好友，一同驱车奔赴魂牵梦萦的故土——磊口乡上庄村。车刚驶入村口，我便拨通了老家老哥的电话。不多时，就见他颤巍巍地攥着一串钥匙迎了过来。

我们沿着石板铺就的街巷缓步而行，两旁的乡邻纷纷投来目光。有相熟的老人认出我，笑着唤道：“哟，这不是

归乡

老二伏全嘛！可算回来了！”我笑着寒暄几句，脚步未停。

谈笑间，那座藏着半生记忆的老屋，已然静立在眼前。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像是岁月发出的一声轻叹。

门内的景象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底，院墙的墙皮早已斑驳脱落，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石，墙角的砖缝里，几株狗尾草正随风轻轻摇曳。南屋已坍塌，院子里积了落叶与尘土。堂屋的窗棂有些歪斜，糊窗的纸早就没了踪影，阳光穿过镂空的木格，在青砖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

我缓步走进，指尖抚过落满灰尘

的土炕，厚厚的墙角还嵌着儿时用小刀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。东西厢房的土炕依旧，炕梢堆着一摞褪色的旧被褥，仿佛还留着当年的余温。恍惚间，我竟听见了母亲在灶房里拉风箱的声响，听见了儿时伙伴在院子里追逐嬉闹的笑声，那些逝去的时光就藏在这老屋的每一寸角落，从未走远。

万红他们跟在身后，脚步放得极轻，生怕惊扰了这一室的旧梦。本家老哥站在门边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屋子我常来看，常年不住都不成样子了。”

我鼻尖一酸，转过头去，望着窗外湛蓝的天，眼眶竟有些湿润。

临行时，日头已斜斜向西山。

乡邻们不知从哪儿得知消息，三三两两聚到村口。“伏全，下次回来可得多住几天！”“是啊是啊，常回来看看！”……一声声叮嘱，混着晚风里的炊烟味，听得人心里发烫。我望着一张张刻满风霜却笑意真切的脸，喉头哽咽，半晌才挤出一句：“一定，一定常回……”

万红三人默默帮我应和着，车窗外的人影渐渐小了、淡了，唯有那座老屋的轮廓和村口飘扬的炊烟久久定格在眼底。

车子驶远，我回头望时，本家老哥还站在原地，像一株扎根故土的老树，守着整个村庄的旧时光。

时光盒里的秘密

□冯文亮

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压在时光盒里半个多世纪的秘密，终于跳出来看到了日光。

我们家从我爷爷辈开始，就一直在试图揭开一个秘密——寻找一个当年的神秘人物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直到2025年3月的一天，我在红旗渠纪念馆参观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车60周年图片展时，那个神秘人物突然出现了。

1966年夏天，在林县（现林州市）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的爷爷突然收到一张汇款单。汇款单上的金额为10元人民币，汇款人附言栏里写着：“敬爱的林县领导：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增添一块砖、一片瓦，我把少量的给家里寄的钱寄给你们，支援红旗渠建设。请你们转给林县人民群众。此致，敬礼！”落款时间为1966年6月29日。

爷爷在惊奇中又感纳闷：“谁觉悟

这么高呢？”爷爷想，不记名做好事的同志很多，但给政府捐钱的很少，于是把10元钱通过政府用到红旗渠建设上了。

爷爷在世时没找到捐钱人，轮到我的父辈时，也曾经提到此事，但均无结果。

今年迎来了红旗渠总干渠通车60周年，人们纷纷前去红旗渠纪念馆参观。退休职工许文书也不例外，并激动地跟我说起了59年前给红旗渠建设无名汇款的事。原来那个神秘人物就是当年26岁的他。

1965年，25岁的他跟着“四清”工作队来到林县采桑公社工作，在参观了红旗渠青年洞等工程后，被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所鼓舞，产生了自己也要为红旗渠建设尽一点力、做一些贡献的想法。

当时，他家住豫北平原黄河滩区两间破草房里，天一下雨就漏，急需修盖。父亲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他因工作忙，未能

回家料理。当他决定要捐款时，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：“弟弟，按照家里的风俗，娘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亲戚朋友都来上坟，招待客人共花费了12元钱。因家里钱不够，借了生产队七八元钱。父亲让你给家里寄点钱，把借生产队的钱还上……”看了姐姐的信后，他心中忐忑不安。因为姐姐从小待他最亲，姐夫不幸去世，姐姐领着三个孩子过日子，困难更大，况且再过几天姐夫也去世一周年了。所以，家里非常需要钱。按说，这10元钱应该寄回家中。然而，许文书饱尝了红旗渠的甘露之水，红旗渠渠水浇灌的土地也滋养过他。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他认为与修建红旗渠相比，家事再大也是小事！1966年6月29日上午，他赶到林县横水公社邮政所，将本该寄给家里的10元钱无名寄给了林县人民。汇款当天，他把汇款凭证贴在了日记本上，保存至今。

从红旗渠纪念馆参观回来后，他让我到他家，给我展示了他59年前发黄

的日记本。

对于现在来说，10元钱微不足道，可在20世纪60年代，10元钱是他整整几个月的生活费啊！

59年过去了，许文书从未给家人、亲友谈及此事，也从未后悔过。他说，现在说出这件事并非炫耀，而是喜迎红旗渠总干渠通车60周年，备受感动而提及。

许文书曾经从林县调到安钢工作40余年，先后入党提干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助人为乐先进个人、教育下一代先进个人及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，这些都与红旗渠精神的影响和鼓舞密不可分。

今年，许文书老先生已年过八旬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作为一名老党员、老干部，人老志不移，要老有所为，教育好身边人和子孙后代，传承、弘扬好红旗渠精神！”

我在惊叹“人工天河”红旗渠的壮美时，也对许文书老人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深表敬意！

佳作欣赏

想起了家乡

想起了家乡
把《橄榄树》吟唱
泪水一行行
环村的小溪悄悄流淌

想起了家乡
雁行消失在天空的远方
母亲在村口的秋风中张望
归期牵动伊的心肠

想起了家乡
那里的冰糖好香好凉
这里的口香糖能极大地膨胀
却总是在瞬间消亡

想起了家乡
流连那中天的圆光
我想这缠绵的月亮
应也照着我的家乡

想起了家乡
植一株桑
睡在报旁
便是枕着了家乡

□卢全年

作品赏析

这首诗写于1994年至1996年，特别是那句“想起了家乡，植一株桑，睡在根旁，便是枕着了家乡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下面就试着赏析一下：

堪比《乡愁》的立意。全诗立意的高明之处在于避开了乡愁诗中常见的空泛抒情，而是将情感锚定在一系列具体的生活场景与物象之中，让抽象的思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。诗歌没有局限于“思乡之苦”的单一维度，而是勾勒出乡愁的多重面向：有对童年记忆的眷恋，有对亲情牵挂的动容，有对故乡风物的怀想，更有对现代生活与故乡记忆疏离感的轻叹。

寻常设喻中的底蕴。诗歌的比喻系统兼具生活化与象征性，以寻常物象为喻体，精准捕捉到本体的情感特质，实现了“物”与“情”的完美交融。全诗最精妙的比喻莫过于“冰糖”与“口香糖”：故乡的“冰糖好香好凉”，是味觉与触觉的双重记忆，带着乡土生活的纯粹与持久；而“这里的口香糖能极大地膨胀，却总是在瞬间消亡”，以口香糖的“膨胀”与“速朽”，隐喻现代都市生活中感官刺激的虚幻与短暂。

复沓韵律中的深情。

诗歌的语言兼具质朴性与音乐性，以简洁凝练的表达承载饱满情感，以复沓的结构营造绵延的情感节奏。全诗以“想起了家乡”作为每段的开篇，这种复沓手法既呼应了民谣的吟唱特质，又模拟了乡愁在心中反复涌现的心理状态，让情感在一次次的重申中不断叠加、深化。

意境叠加的回念。全诗通过五个场景的叠加，勾勒出一幅立体鲜活的乡愁画卷，意境浑成而富有层次感。开篇“环村的小溪悄悄流淌”勾勒出故乡的地理环境，以流水的静谧营造出怀旧的氛围；“雁行”“秋风”“村口的母亲”构成的场景，将季节、物象与人物融合，勾勒出秋日思乡的典型画面，秋风的萧瑟与母亲的守望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；冰糖的味觉记忆与口香糖的现代体验，构建出时空交错的意境，让乡愁在古今对比中更显深沉；“中天的圆光”则将场景从地面升向夜空，以月光的广袤连接异乡与故乡，拓展了意境的空间维度；结尾“植桑枕根”的想象，将场景从现实转向虚幻，意境也随之变得空灵而厚重。

（王安濮）

诗词撷英

江城子·小酌有吟

□魏延庆

几杯酒酣平生。数寒星，叹伶仃。一句千年，心事有谁听。老去不知愁况味，魂断处，更伤情。

几多残梦与长亭。捻青灯，话功名。琴剑难收，依约是南城。欲取雁书寻不见，桃李杏，醉醺醺。